

少年讀物叢刊第一集

— 5 —

希伯先生

李健吾



文化生活出版社

集一第刊叢小物讀年少

— 5 —

生先伯希

吾 健 李

社版出活生化文



少年讀物小叢刊第一集

— 5 —

希伯先生

中華民國廿八年二月

初版

著者

李健吾

編輯者

少年讀物編輯社

發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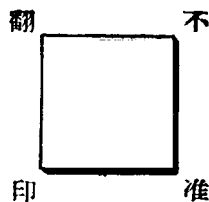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山西路慈豐里
電話：八四六九八

定價國幣二角*



時 間（代序）

我最怕的敵人，不是任何有形的物體，而是詩人所咏的

「它悄悄地來了，

又悄悄地去了」

的時間。有一種藥材或者一種微菌，能夠改變人的容顏，或者彷彿小說裏面的法術，甚至於可以容人三十六變，七十二變。但是變來變去，孫悟空依然甩不脫我佛的批語，猴性難改。有些人比較進步，也聰明了，曉得即使學會了隱身術，也逃不出塵世的存在，與其拜佛求仙，茹素打座，倒不如簡簡單單，改換一下名姓。如今人事複雜，住在

一個櫛比的弄堂，大家可以終年老死不相往來。一個道地的都市人，往往不免這種類似的護符。我有一次和一個上海佬初次往來。我請教他的尊姓大名。他取出一本厚厚的名片夾，端詳了一下，抽出一張，看了看，塞進去；然後另外抽出一張，搖搖頭，又塞進去；最後，他抽對了，決定用這片子上的名姓和我結識，把它誠惶誠恐地遞給我。我納悶他為什麼帶着那麼許多的名片。可是，無論他姓張姓王，我之於他絕不因而少所戒心。他抽不掉他上海佬的靈魂。

我們恭維一位英雄，常說生死不足以動其心。就是因為生死，雖說是人生獨一無二重要的變遷，變不掉遷不走那無從把握的內在。如今有千萬勇士，每天冒死保護我們這些弱者，終於爲了我們死掉。山河卽令改色，然而氣可貫虹，英靈終古長在。沒有一件東西真正可怕，因為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毀滅我們的靈性。只有一件東西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我們的世仇，不共戴天，而又攜手同行，怕它而又無所用其逃避，就是那虛無一有，而又無所不有的時間。

昨天翻看一本野史，記述山西辛亥革命，有一節說民軍來「到襄陵城外，聽說城內無兵，但城門却緊閉不開，」於是架不住一天的飢寒，有人主張攻城：「這時前隊有一少年壯士，名張博士，性情激烈，不耐煩，看城門下有縫，便脫衣伏體，匍匐而入，頭已入，足不能進，呼人從外脫其褲，乃赤條條的爬進城門內，由城縫遞進一把刀去，博士便舉刀用力斬關，而城門開矣。」我和這位張博士有過數面之緣。我常常聽他談起他當年的英勇。他的個子不算高大，身體不算壯實，但是他的氣概有些凌轢，聲音特別洪亮，自然而然引起一個十三四歲孩子的崇拜。

就是這樣一位具有英雄底子的志士，八年以後我們相遇，一種說不出名目的東西變了他的氣質：聲音低了，澀了，滑了，甚至於臉上落了幾塊肉，露出幾塊骨頭，合起來喪失了他原有的配合的諧和。他討了一個妓女做妾，吸上鴉片，當光了，借盡了，投靠他小學教書的糟糠老妻。老妻不堪他們的需索壓迫，躲回家鄉。他們流落在天橋一家破房子過活。怎樣過活，只有天知道。如今看見我，楞了楞，他便掬下腰，透出一

付可憐模樣，擺出親熱的口吻，好像我們有過密切的友誼：

「你不是二爺！長得這樣高！大學畢了業沒有？真好！真好！人人誇你學問高。有學問，不像我這草包，不愁沒有飯吃。說是你常給報紙投稿兒，我也拜讀來的。的確好，有味道。你是寫小說，還是編戲本子？你一定賺了不少錢。二爺，我可不走運。我窮了。我就沒有闊過。想當年我做學生軍，跟清兵拚命，那時你父親做將官，我從城門底下爬過去。裏面一個人也沒有！只要門洞有一個人在，我的小命就算告了終。可不是，我窮了。你父親死了，真是的！我那時頂跟你父親要好，你那時還小，不記得。他要衝鋒全仗我。」然後他打了幾個冷顫（這時是冬天，他穿着一件破布夾袍，）咳嗽了幾聲，縮住手說下去道：「是的，全仗着我！我窮了。你父親在着，我不會寒餒到這個地步。二爺，你帶着錢，方便我些。」

他的語言，聲調，姿勢，甚至於他的靈魂全變了。我最後曉得他建立的功業，是糾合了幾個地痞，在飛沙走石的寒夜，翻過矮牆，扭開箱鎖，偷了我孀母幾身從漠北帶

來的皮筒子。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個發奮有爲的青年，一個辛亥革命期間的志士。這只是時間酷虐的一個例子。它比死還要厲害，居然把一個不怕死的革命者克服了，克服到永遠翻不了身的沈淪的路上。死不過收去他的身子，時間却收去他的靈魂。

但是，這並非一個窮兇極惡的例子。有的人榮華富貴，退而魚肉鄉里，進而喫喝租界，實際就墮落的範圍程度來看，只有等而上之。他們有身分來掩飾罷了。我兒時接識的一羣辛亥革命志士，不出十五年，前前後後，彷彿一片一片的殘英，大半散出我的神龕，隨風揉在泥淖。當年爲了顛覆滿清的統治，他們踏着一雙草鞋，帶上幾串麻錢，便無所顧忌，出生入死，分頭接納草莽之間的同志。仗着一片赤心，他們奔往那唯一宏高的鵠的。民國成立了，他們有了安逸。物質文明搖動了那洋溢在胸頭的熱情。他們和時間妥協了。他們發見自私是道義的另一個解釋。然而時間騙了他們，也騙了我！我的神話，等我長大了，在我現實的鏡頭之下十九變了質。於是我領會了沈默，自苦於人事的無常。時間是一個大奸細，一轉眼就出賣了我的靈魂。有些人對付

他們的敵人，忍出去道：「看誰鬥得過誰！」怕死是時間的臣妾，貪生是時間的寵倖。而對付這最大的敵人，消極的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積極的却也只有捨命相拚一個辦法。這至少表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它一天一天逼我，我一天一天和它算賬。我要是不能夠制服時間，總可以和它拚個兩敗俱傷。何況有的是英雄，不上兩三回合，就把時間一脚踩在底下。在現今所有的民族中間，日本人最懂得，也最怕我們懂得這個道理。

十月二十日。

目錄

時間(代序).....	一
爾我.....	
匹夫.....	一
希伯先生.....	九
景女士.....	一四
「牛鼻」.....	二一
史某.....	二七
經國美譚.....	三三
獸皮.....	四二
文明戲.....	四九

生死

童年.....五九

脈脈.....六二

家長.....六五

搬家.....七〇

定於一.....七六

看墳人.....八一

人生.....八十

匹夫

小時候，我最得意的功課，從小學而中學，沒有一個同學能夠搶先的，是歷史這門津津有味東西。我沒有歷史癖，而且說來遺笑大方，我的知識全是從歷史小說裏面來的。假如我告訴你，我啓蒙的小說是一部外國歷史小說，你也許詫異。但是，這算不了什麼。一切有人給我講解。你真正應該驚奇的，是我不久獨自看的一部小說，一部大人看了也要眼花繚亂的東周列國演義。這是父親送給我的禮物，一幌眼就二十來年了。他預備起兵討伐洪憲，把我交給兩位朋友，一直遠迢迢送到天津郊外一個叫做良王莊的村子隱藏。送這部歷史小說給我，自然因為他發見了我的歷史

小說癖。然而單單送一套十六巨冊的東周列國，如今想來，他一定還有深意蘊在裏面。一個小孩子領略不了那麼許多，我儘我喜歡的喜歡罷了。不顧歷史小說的凌亂生澀，我用心探索其中傳奇的情趣和造成這種情趣的有力的少數人物和事蹟。我活在他們中間，出入於他們的進止，苦樂於他們的機遇。闔上書，我小小的心靈奇特地膨脹着。我丟了些什麼，我拾了些什麼。是什麼，我說不上來。也許是想做英雄的念頭。我用他們做榜樣，彫畫我的未來。我恨不生在他們那個時代。

漸漸我大了，發見自己不是英雄，也看破我的左右沒有幾個英雄真是英雄。回到歷史小說尋找憧憬罷，我已經缺乏那種天真的童心。一種玩世不恭的哲學代替了浪漫的企止。

但是來了一個匹夫，一下子就粉碎了牠。

我曾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姓，怕他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而且登在專電欄，用四號字排出他不自知其爲可笑的名姓。牛小山，一點不錯，籍貫也對，和我在私塾同

過半月學的小同鄉。我們那時在關帝廟開蒙。他父親是一個「河南塊」，光緒年間鬧荒，逃到我們村子。他們在娘娘廟借宿，後來就在張姓家上了工，人老實，肯賣苦力，村子便把他們容留下了。有一天，他父親趑手趑脚，蹭進我們的學房。先生正在給我們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窗口遠遠喝住他道：你幹什麼來了？

他巴結了三言兩語，從身後摸出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他求先生給他孩子起一個官名。先生覺得他的念頭不倫不類，因為像他那樣身分的人，通常用不着給兒子起正經名子的。但是，既然來了，不便有負他那番敬重的至誠，先生也就答應下來。他望着他兒子的禿頭出神。最後，靈機動了，他問那位老實的父親道：你姓牛，牛？

——是呵，老師。

先生搔一下頭，發楞道：他是禿子，牛？

——可不是！就是這破相，所以請老師起個名兒壓壓。

先生惡意似地微微一笑，鄭重其事道：那麼，就叫牛小山罷。大小的小，泰山的山。

看他身子頂結實，活像一座小山，就叫小山好了。沒有比山再重的東西了，一壓就把邪氣壓掉。

那位老實人一臉歡喜，向先生又是作揖又是謝。他吩咐兒子給先生磕頭。先生於得意之下，覺得他未嘗不是一個可造之材，就和他父親商議，只要他出一半束修，准他隨同我們聽講。這難住了那老實人，不過盛意難却，也就接受下來。

先生事後爲我們解釋，他取名的典故是「牛山濯濯」。儘管我們學伴的官名是牛小山，我們却一直只把他叫做牛禿子。沒有一個孩子和他結伴，他孤另另的，就和關帝廟當院的那座半截石碑一樣。先生隨即丟掉對於他的興趣。我們把惹下的亂子推在他身上。先生的板子蝴蝶一樣圍着他轉。我們拿曬乾的牛糞砍他。叫他和牠認宗。有時叫他「禿子」不見答應，四五個人過去扳倒他，罰他輪流給我們磕響頭。半個月以後，不見他來了，我們反而如有所失。他父親病了，他要到張姓家去幫工。這時正當春天，田裏等着人用。父親死了，他用一口棺木的代價，同主家立了一張身

契。

他做了二十多年苦工，是我們一村的笑柄。他挨打的次數不下於阿Q；他有他的怯懦，却少他的機詐。他沒有拿過主子一文錢，沒有進過一趙城。他把自己說做我們村子的人，可是公簿上沒有他的名姓。他的朋友只有畜牲。但是，正和一棵無拘無束的野樹苗一樣，他長成一條粗壯大漢子。年輕媳婦往往背地裏借他來奚落自己孱弱的丈夫。

有一天，四村的公所派人尋找他的主子。當天廟上有集，主人一早就不在家。他到廟上告訴主子家有人等，自己逗留在集上看熱鬧。一個年輕學生站在一個石頭墩子上演講，旁邊的牆上釘着一大張怪裏怪氣的西洋景。他擠進人羣往前看。一條大毛毛蟲睡在地上，全身繞着練子。一個怪樣的人拿着一把小刀往下砍；毛毛蟲流着血，打算掙開練子。大家紛紛議論。裏面雜着獅子和日本兩個名詞。聽了半天，他明白了：那毛毛蟲就是獅子，那怪樣的人就是日本人。他回轉身來聽那嗓子喊啞了的

年輕學生。

——人家把我們叫做獅子，可是我們叫人綑住，眼看刀子都要落在身上，還是沒有抵抗！不成！我們要跟他們拚一下，要掙開練子，打死那些日本強盜！我們安分過日子，可是人家搶掉我們的地，把我們趕走，不管我們的死活，你們說，我們不還手，成嗎？

年輕學生的眼睛，火炭一樣爆出來，掃了大家一周。我們的禿子覺得一股熱血往上衝。他問旁邊人，怎樣可以打退強盜。那位學生聽見，搶來回道：

——當兵！

聽到當兵，大家開始唧噥上來。只有禿子，心地單純，沒有什麼表示。

同時，主子在家愁眉不展，聽着所長高聲議論：

——我沒有法子，這是上頭交來的命令。各家按戶抽一個壯丁。你的孩子多，總得出一個。國家大事，總有一天輪到我們老年人身上。